

《卡斯特桥市长》的原型分析

周彦

(合肥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09)

摘要:以古希腊时期和哈代所处自然主义时期的命运观为横坐标,以人物的经历为纵坐标,探求哈代的名著《卡斯特桥市长》的希腊式命运悲剧,比较哈代命运观与古希腊宗教命运观的不同之处。

关键词:《卡斯特桥市长》;俄狄浦斯王;古希腊命运观;自然主义命运观;原型分析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08)02-0090-03

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揭示了个体思维的秘密,而他的学生卡尔·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则解决了人类记忆的奥秘,更重要的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解释了文学的本质,表现集体或人类——无意识,作家或诗人以个人身份,表现集体或人类的无意识。^{[1][4]}在这一理论基础上,文学批评家提出了富有创意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神话原型或意象是指一种在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象征模式,它构成了特定的文学传统。把历史上个别的作品串联在一起,具有约定俗成的语义关联,通过这种原型意象,我们可以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发现文学的历史线索。^{[2][4]}从而追寻作家的集体无意识,这便是文学批评的任务。

19世纪后期英国著名的小说家托马斯·哈代塑造了一系列悲剧人物,其中《卡斯特桥市长》的主人公迈克尔·亨查理的命运更是渗透着浓郁的悲剧意识,而关于其悲剧根源则众说纷纭。文学评论家将亨查理的悲剧总结为性格悲剧,时代环境悲剧和命运悲剧这三类。细细斟酌体会主人公亨查理的形象,发现其中隐藏着希腊悲剧英雄俄狄浦斯王的影子,闪烁着希腊命运观的光环。《卡斯特桥市长》中,哈代对“命运”这一概念的诠释不仅吸取了自然主义命运观,更重要的是对古希腊命运观的采纳,主人公卡斯特桥市长与命运不屈不挠的斗争更是希腊悲剧精神的体现。

古希腊神话中有两个世界: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人的命运是由神或一种神秘的力量(通过神谕来传达)来控制 and 掌握的,人类是无法逃脱的。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概括古希腊人的命运观:“事实上,古希腊人的心目中,命运是一个仇恨人类的人;一个喜欢表现自己的威力的很有权势的任性人物,常常预先对他打算杀害的人说:‘我就预备这么干,你倒试试来阻止我’。命运就是这样干的:它预先就宣布自己的决定,向我们证明我们无力与它抗争,无力避开它,同时在嘲笑我们的软弱,笨拙,想让它失败尝试中感到恶毒的快意。古希腊人就是这样理解命运的;在他们的神话以及他们的悲剧中,命运也就是这样表现的。”^{[3][7]}

希腊古老的关于俄狄浦斯王的传说讲述的是无辜的俄狄浦斯在一种神秘力量的支配下犯下杀父娶母的罪行,最终导致自己悲剧的故事。俄狄浦斯的悲剧始于其出生时的神谕:阿波罗的神谕告诉其父母这个儿子将来会杀父娶母,于是他们便欲将婴儿杀死;这是人类在神谕面前所做的第一次努力,但是俄狄浦斯不仅没有死反而成了另一个国家的王子——人类的反抗归于失败。成年后的俄狄浦斯得知这个神谕内容后毅然地离开了自己的养父母,以为这样就可以避开这种命运,这是人类的第

收稿日期:2007-06-08

作者简介:周彦(1980-),安徽庐江人,合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二次努力,但是这样的努力不仅没能让俄狄浦斯避开厄运,却让他不自觉地落入了命运的陷阱。他重新回到自己的出生地,由于傲慢和拉伊俄斯(他的亲身父亲)发生冲突最后将其杀死,由于聪明揭开谜语而获得伊俄卡斯忒(他的亲身母亲)的爱并和其结婚。人类在强大的命运面前,无论怎样抗争,理想都不能得到实现,最终只能一步一步地陷入悲惨的境地。但是俄狄浦斯没有听天由命,他仍有斗争的勇气,这正说明希腊悲剧的精神,不是悲凉,不是悲伤,而是“对崇高,正义,真诚,善良的歌颂,其情调是庄严,肃穆,典雅,凝重,甚至是悲怆,悲愤,悲壮。”^[49]当国家受到灾难时,出于对国家的责任感,俄狄浦斯千方百计寻找杀害前国王的凶手,没料到要找的人正是他自己。有着过人毅力和坚强意志的俄狄浦斯不得不承认命运对他的捉弄,他刺瞎了双眼,要求放逐,并且认为这样的惩罚是公平的,他坦然面对自己的命运。俄狄浦斯对待命运的观点正是典型古希腊宗教命运观:命运是神秘不可知的,是强大无比的,但不是不可抗争的,虽然命中注定会失败,人类却不会听天由命,而要斗争到底。

卡斯特桥市长是哈代笔下最具有希腊特点的主角,他的经历,他与命运的抗争,正是俄狄浦斯王精神的再现。而且两位人物自身性格都有缺陷,但却又具有那样的不屈服于命运的坚强:俄狄浦斯的傲慢,亨查理的固执;两人都是在命运支配下,经历着折磨和孤独,但是他们没有妥协,而是奋起反抗,即使最后的努力归于失败,也坦然地面对——这就是希腊悲剧的精神,希腊命运观的闪光点。

二

相对于古希腊这种顽强的命运观,哈代所处维多利亚时期的命运观则以基督教的顺从为主。爱,信,从三德是基督教伦理思想的核心和基本纲领,其他一切道德要求是从这三种主德中推导出来的。^[50]而且基督教的基本精神是律法,是人与神之间的和约,是神对人的绝对统治,人类只有服从,不能有任何异议,这种精神可归结于基督教是创生性宗教的原因。创生性宗教是有特殊的个人按照自己的宗教信仰主动创建的。^[61]因此,人们对创始人的英雄崇拜情结积累深厚,这样就造成一种“自我陶醉”,甚至是一种“自我欺骗”,从而丧失自己的斗志和勇气,只有一味地服从听命。但是哈代所塑造的卡斯特桥市长却完全没有这种服从命运的意识,他说道:“服从——对我来说,顺从比坏脾气更伤人。”^[71]卡斯特桥市长是另一个俄狄浦斯,是另一个在自然主义命运观操作下反抗命运的俄狄浦斯。

年轻时的亨查理因为抱负、桀骜、冲动,酒醉后将妻女卖给水手纽森。这桩在酒精刺激下所犯的罪行,就像俄狄浦斯杀父娶母一样挑起了命运的报复,也是他一生不幸的源头。之后他无比悔恨,努力寻找它们的下落却没有结果,于是他背负着这沉重的十字架,开始他艰难的救赎之路,他将“这个耻辱哽咽下去,既然事情是自己干出来的,就该自己承受”。^[76]于是他发誓戒酒,并且奋发图强成为卡斯特桥市长。

然而命运对他并不慷慨。几年后,当妻女又回到他身边时,他毅然拒绝了情人重新娶回妻子,他对妻子赎罪,他要逃离过去的自我,逃脱可怕的阴影。但是这份轻松是如此的短暂,如同俄狄浦斯的每一步抗争,他每一步和命运的抗争只是加重了更进一步的灾难。他和年轻的苏格兰人伐尔伏雷发生了冲突,两人在生意上分道扬镳,于是开始了他在生意上的败落。当妻子去世后,他把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却意外地发现女儿并非自己亲生,这样的事实让骄傲的亨查理更是痛苦不堪。“他通常的习惯是不考虑命运对他是否残酷。在苦恼的时候,他的思想只是陷入一种郁闷之中:‘我明白我要受罪了。’‘这么说,我要承受这份大苦大难了?’可是现在,他那容易发热的头脑中却翻腾着这样一个想法——这猛然揭出的底细是他活该忍受的。”^[78]但是苦难教会了坚强的亨查理勇敢地接受这一事实,即使生活会变得凄凉哀伤,索然无味,他也要面对。

对女儿失望后,以前的情人来到了卡斯特桥,并有意愿和他结合,这重新燃起了亨查理的希望和生活的热情。他将那几乎耗尽的热情在行将干涸之前,一股脑地投向了露茜塔,然而,亨查理的世界是充满黑暗和诅咒的,一切仿佛都在和他作对:他的露茜塔却在这时爱上了他的对手伐尔伏雷。他的努力换来的是一个接着一个的黑暗。

如果说事业的破产和感情上的失意还不至于将英雄逼上绝路,那么他的两大秘密——卖妻丑闻和与露茜塔的私情,先后被揭露则摧毁了他整个悲情世界,打击如潮水涌来,容不得亨查理有喘息的机会。这位有着生命激情要抒发,永远热烈抗击命运却永远寂寞孤独的英雄终于不堪重压解除了戒酒的誓言,在别人救济下开了家商店,依靠着女儿的孝心艰难地活着。

然而,卡斯特桥市长的命运是感人的,具有崇高的美,在如此不堪忍受的苦难面前他没有放弃,仍表现出他的光明磊落和顽强不屈。破产以后他能诚实的交出所有的家当,执法官都感动地说,他一生中从没遇到过一个债务人像亨查理那样正直,诚实和高尚地竭力减少客户的损失。卖妻事件败露后

他能勇敢地承认,并且制止了书记官对揭露他丑闻老太的呵责,说:“不,——这是真的。这是千真万确的,说良心话,这说明我并不比她强!为了避免对她从严惩的诱惑,我就把她交给你们吧。”^[17]这正是俄狄浦斯王所表现出来的崇高的悲剧精神。

面对厄运,如果不能克服它,就应该坚韧地接受它,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还有谁像我这样顽劣!可就连我都攥在造物主的手心里呢?”^[18]俄狄浦斯在生命的最后还有女儿的陪伴,而对于曾经的卡斯特桥市长,命运连这点小小的幸福都没有给他。当伊丽莎白的亲生父亲纽森回来索要女儿,为了他平静的幸福,为了不向命运屈服,亨查理一时冲动对纽森撒谎说他的女儿已经死去。这个谎言只维系了亨查理几个月惶恐的幸福,当纽森再次回来时,亨查理选择了离开,一个人如来时一样离开了卡斯特桥,带着对伊丽莎白的爱以及伊丽莎白对他的孝心。被命运剥削的只有一颗爱心的亨查理受不了对女儿的思念,再次回到卡斯特桥参加女儿的婚礼,但是他所有的努力和小心最后却遭到伊丽莎白的质问和冷落,从不请求别人原谅,总把自己当作最该谴责的人的亨查理再也没有力气去抗争,他的生命火花已经熄灭了。最后这位和命运抗战的勇士终于被命运吞噬,只留下“谁都不必怀念我”的遗言,英雄最终在命运面前变得如此渺小。

三

哈代拥有和古希腊人相似的命运观,即神秘力量对人的控制和操作,就像亨查理认为他的失败是“有一个邪恶的精灵一心要折磨他”,^[19]成功的伐尔伏雷也认为“我们本身是怎样受着上天力量的支配!我们这样计划,那样去做”。^[20]但是哈代的命运观决不是对希腊命运观的借用,他的悲剧小说也不是古希腊悲剧的复制品。作为19世纪的作家,他的命运观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哈代认为,宇宙存在一种冷漠,无情,不知善恶的“无意识推动力”或“内在意志”,它主宰大自然,统治人的命运,其表现形式为

巧合和偶然事件等,并通过这种形式决定人的命运。人的性格如果顺应自然或环境,他便会得到自然的善报;否则,必然会招致自然中冥冥存在的那股神秘力量的报复^[21]——这就是哈代明显的自然主义命运观,而不同于古希腊的不可知命运观。俄狄浦斯的悲剧是一种不可知的神秘力量在起作用,这种力量是不可解释的,人们通常把它归为神的原因;而卡斯特桥市长悲剧中的神秘力量是可解释,可理解的,即是环境和自然法则作用的结果:亨查理所代表的是宗法制社会,同时兼有封建家长制刚愎自用的特点,当环境发生变化,以伐尔伏雷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来到时,他的辉煌和成功便会灰飞湮灭,只留下悲剧,无论他如何挣扎。

虽然命运的内涵不同,但是俄狄浦斯和亨查理的崇高悲剧精神却是一样的,在不可抗拒的命运面前,拒力抗衡,毫不妥协,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哈代曾有这样一句话来总结《卡斯特桥市长》:人和小说家的责任就是要表现出最庄严事物之下的可悲之处,表现出在最可悲事物之下的庄严之处。卡斯特桥市长的悲剧是庄严的,崇高的,他是位希腊式的悲剧英雄。小说家哈代创造性地认识了神话,表现神话,体现神话精神,演示了人类学模式,同时也反映了现代神话原型批评理论,贯穿了古今文学。

参考文献:

- [1] 荣格. 心理学与文学[M]. 上海: 三联书店出版社, 1987.
- [2] 童庆炳, 程正民. 文艺心理学教程[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 [3] 车尔尼夫斯基. 车尔尼夫斯基论文学[M]. 辛未艾,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
- [4] 陈静. 哈代悲剧小说的美学价值[J]. 宜宾学院学报, 2003, (2).
- [5] 罗国杰, 宋希仁. 西方伦理思想史: 上卷[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
- [6] 金泽. 宗教人类学导论[M].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1.
- [7] 哈代. 卡斯特桥市长[M]. 曾胡,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2.
- [8] 侯维瑞. 英国文学通史[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责任编辑: 曲晓红

Archetypal Analysis of 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

Zhou Y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230009,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nalysis of Greek mythical hero Oedipus, we try to investigate the Greek tragedy of fate in the novel 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 and compare the outlook of fate in the ancient Greek time with the outlook of fate in Hardy's naturalist time in order to draw out the Greek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aracter created by Hardy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ardy's view of fate and the Greek view of fate.

Key words: 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 Oedipus; Greek outlook of fate; Naturalist outlook of fate; Archetypal analysis